

陆爷

“烟暖土膏民气动,一犁新雨破春耕。”烟雨朦胧中,我似乎看到了正赶着牛春耕的陆爷。那高亢嘹亮的牛号子声悠远绵长,在春天的田野上久久回响。

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陆爷,想着有一天我长大了也要像陆爷那样甩着牛鞭春耕,是多么气派和威风。我跟在陆爷后面,学着陆爷的样子赶牛,陆爷回过头看到我的模样笑了。

他歇下牛掏出旱烟袋,把烟丝装进烟斗里,我忙上前抢过他手中的火柴替他点火。我说,我想跟你学耕田。陆爷听了哈哈大笑,他用结满老茧的手抚摸我的头,俯下身对我说,跟在牛屁股后面有什么出息,你陆爷小时候家里穷,没有钱上学,所以就只能伺候这老水牛了。你要好好念书,将来做大事情。

陆爷非常看重读书,他三个孩子有两个读了大学。老二虽然聪明伶俐,但高考落榜了。他什么也没说,放下书包回家种地了,因此没少受陆爷数落。陆爷唠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读书好比春耕,春不种秋无望。你没有好好读书,当然考不上大学。老二也不顶嘴,确实没什么好说的,于是悄悄收拾好行李进城打工了。

陆爷老了,种田已心有余而力不足,今年将承包田流转给人家办农场了。种了几十年的土地,他内心着实不舍。那天从村部签完土地流转合同回家后一直闷头抽烟,老伴知道他脾气倔没有理他,戴上老花镜做针线活。

陆爷走进里屋拿起土地流转合同要出门,老伴摘下老花镜问他去哪,陆爷说去找村主任,把土地流转合同还给他,这田不流转了。老伴摇了摇头说:“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,我们老两口年纪越来越大,田里的活做不动了,儿子们都在外面工作照顾不到,要我们把土地流转给人家是让我们享福。”

陆爷可不这么认为,他说儿子们进城住了几天楼房忘本了,这土地可是种田人的命根子。我自己的田自己种多好。听了陆爷的话,老伴又好气又好笑,她点着陆爷的脑门说:“儿子跟你说过了,这土地是流转租给人家,人家每年给我们租金。”

陆爷不再说话,反反复复地看着手里的土地流转合同。他想得很多,心里很乱。村里二轮土地承包那年,二儿子不想承包田了,说在外面做生意很忙,这田承包了也是放荒没人种。这下陆爷急了,他拍着桌子对老二说你 not 种我种。老二被骂急了,把承包土地的小本本甩给了陆爷。从春耕到秋收,陆爷和老伴一身泥水一身汗地在田里忙活。虽然苦了点,但心里是甜的。可现在这承包田流转给别人办家庭农场了,他心里堵得慌,舍不得丢下这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。

陆爷走出门去,沿着田埂踽踽独行。他走进农业园区一座蔬菜大棚,望着满棚飘香的瓜果自言自语地说,这季节真是反了,怎么春耕时节就有瓜果了。正在摘瓜果的农场主笑着说:“我这是数字智能化大棚,季节可掌控。”不知陆爷听懂了没有,他点了点头没有吭声,默默地走出蔬菜大棚。他心里有一种难言的酸楚,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

岁月是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,现在田野上再也见不到春牛、听不到牛号子了,但春耕依旧是四季歌中一个闪亮的音符,充满了蓬勃生机和希望。

晌午的春阳有了火辣辣的热度,晒得脸上汗津津。俯视脚下春野,聆听大地的澎湃,仿佛父辈们的身影依然在阡陌游走,远去的号子声依然在青碧麦野中回荡。

春耕号子声

漫步乡村,风吹麦野,碧波流韵;菜花金黄,豆花溢香;野草迭翠,野蝶纷飞。远道而来的养蜂人踏青放蜂,花丛“嗡嗡”出甜蜜韵味。迎着春光翻飞花丛的蝶恋蜂鸣,最为引人遐想神思,儿时的记忆抹不去。

眼下的乡野,除了蜂鸣蝶舞,绿曳春风,似乎一切归静了,其实不然。遥望远方,那飞鸟似的无人机,回旋在麦野青波之上,喷洒白色雾气,感到新奇。走近观看,那种田大户年轻人正手持手机,遥控喷洒农药的无人机,防治麦苗病虫害。那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模样,仿佛孩子玩游戏一般,令人惊叹科学种田已不再是纸上谈兵,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付诸于行动。

再走近不远处奔驰旷野的拖拉机,但见机后肥沃的泥土如龙卷蟒游,翻扭出条幅状的“花瓣”,让春泥闪烁黑油油的亮色,实乃陶醉于心的诗情画意。看拖拉机吐烟轰鸣,不仅想到儿时的春耕生产,想到父辈们执犁走耕,那一路的号子声,唤醒了沉睡的土地,唤醒了蛰地伏眠的百虫。侧耳谛听,那相伴草长莺飞的蛩蛩“歌唱”,仿佛赞美春天的交响曲。

儿时的春耕生产,是一种人欢雀跃的繁忙景象。一边是挑担施肥,引水灌苗的男男女女,一路哼着古老单一的号子,释放春耕生产的快意,一边是牛走稻茬,翻耕冬眠的土地,牛馆的号子唱出惊世之美的悠扬。劳动的人们,或许谈不上快活不快活,但释放干活之力是无可置疑的。一代代的乡村人用辛勤的汗水浸润麦苗,用劳动的号子播种希望,孕育收获。

老家在蟒蛇河与横塘河交界的园垛庄子东南角,门前是通往麦野的东西大马路。每当朝霞映红炊烟,便见扛锹挑担的男男女女、扛犁牵牛的牛馆汉子,络绎不绝地走出庄口走向东南。他们是庄上五队六队下地忙活的乡亲们,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左邻右舍。虽说一年四

季都是这样来来去去,但春天的人们似乎更多了一份劳动的激情和喜悦。因为生产队的老队长有句口头禅,春天不播种,秋天收啥子啊?父亲的说法是,生在农村不劳动,秋后绝收去喝西北风!乡村人就以这样朴实的话语,激发劳动激情,迎来麦苗秧禾的青青旺长,迎来夏收秋获的一派丰硕。

我是相伴乡亲们早出晚归的来来去去成长的,也是吃着他们的劳动之获充实文化和知识的,我深知儿时的乡亲们爱土地爱得深沉,我也如他们一样爱土地爱稼穡。尽管我的父母已驾鹤作古,但当春风吹故野,我还会走马田园看春发。

由此想到那仅仅相隔百里之遥的西南一隅高邮地,那是汪曾祺先生的故里。先生曾说过,家乡就是块饱含水源的大海绵,有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和素材。先生作品确实大部取材于他儿时脚下的热土,充满泥土的芳香。家乡的河流总相通,文学人的情怀总相似。春天里走马乡野看春苗吐翠,秋风中听稻菽沙沙摩挲,不仅心生旷达之意,更多一份落笔写真的浓浓乡愁。

我在田埂上踱步,看无人机喷雾气颇有韵味。操作无人机的是位80后的年轻人,站在他旁边的是位六十多岁的花发老汉,孩子的父亲,也是我庄上的邻居发小“照”。照的父亲那时是位经验丰富的“老牛倌”,打起耕牛号子特别响特别亮,也特具悠扬的韵味。春天里我们放学后,就一边跟在照父的犁铧后面拾翻上来的荸荠,一边听他打号子,听得心里暖暖的。搭讪一番后,我问照会哼号子吗?照说咋不会?这刻到骨子里的东西永远忘不了。说着说着,他就情不自禁地哼上了,那悠扬声,还真有几时父辈的那味儿!

晌午的春阳有了火辣辣的热度,晒得脸上汗津津。俯视脚下春野,聆听大地的澎湃,仿佛父辈们的身影依然在阡陌游走,远去的号子声依然在青碧麦野中回荡。

鹊声啁啾筑巢忙

岳母家院墙外长着好几棵笔直、颇长、挺拔的水杉树。院墙东临河的两棵水杉树梢上被喜鹊先后筑了3个鸟巢。内兄指着三个喜鹊窠说,这棵树下面小一点的窝是今年新造的,即将完工了。小窠上面的大窠今年也重新整修差不多了。北边一棵树上最大的窠是去年筑的,今年大概率不会用了。你看,这对飞来飞去结草造房的喜鹊也喜欢热闹呢,三个窠结在一起,等育了雏鸟,一大家子会一天到晚啁啾啾、热热闹闹的吧!

喜鹊造窠讲究呢。都说人头发乱得像个喜鹊窠,其实只是对喜鹊窠的一种表象认识,别看窠外面枝条横一根竖一根的,看似杂乱无章,实质里面精致而舒服,称得上“外表狂野,内心柔软”。岳母盯着鸟巢指给我们看,喜鹊窝上面有封盖,能为雏鸟遮风挡雨。喜鹊窠两侧还有“门”,据说因为每年风水不同,新筑的喜鹊窠门的方向也不同。喜鹊窠的进出门还是两个口,方便雌雄成鸟同时进出。

喜鹊窝虽然从外面看起来很乱,里面的“装修”是非常用心的。岳母说她几次从锯倒的树仔细看过喜鹊窠。在杂乱的外表下,向里看,树枝明显变细小了,之后是一层由泥土和草毛等杂物混合而成的“内胆”,这个“内胆”只有鸟窝的下半部分有,里面会铺上一层软草,也是一处温馨的港湾。岳母风趣的讲解,听得我和内兄快乐地笑了起来。

喜鹊结草造窝,曾经多次让我看得津津有味。每年元月到三月底,一对喜鹊要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千辛万苦共筑爱巢。筑巢时,一对喜鹊分工明确,配合默契,一来一往先衔来较硬的树枝搭起框架。它们分开衔柴棍,这个将柴棍搭在窝上立即飞走,那个马上又叼来柴棒交错搭上。每天从天明开始,搭到午后,下午好好休息,积蓄力气第二天接着干。它们用棍棒搭好鸟巢外框后,又叼来羽毛、泥巴等物,一嘴一嘴地衔来,一爪一爪地黏合,经过两三个月的辛勤劳动,直到清明前后,繁琐、耗时巨大的爱巢才算真正营造完工。据讲,喝过清明时节雨,喜鹊就进入了繁殖期,它们专心又安心地在爱巢里繁衍后代了。

“搬新家、筑新巢”,花喜鹊的生活十分有品位。像它们身上的羽毛一样,虽以黑白为主,但背部的羽毛在阳光下散发出蓝绿的金属光泽。尽管筑巢对喜鹊而言,是一项费时费力巨大的工程,但它们总是乐此不疲。即使去年的巢穴仍在,也常常会再新造一座巢穴,或对旧的巢穴重新认真加固维修一遍,确保住得舒适安逸。也正因为如此,“维鹊有巢;维鸠居之。”(《诗经·召南·鹊巢》)才让贪图安逸的红脚隼有了“鹊巢鸠占”的机会。

鹊声啁啾,报喜添欢。喜鹊是除了燕子和麻雀外,最亲近我们的鸟类。一直以来,人们都把喜鹊看作吉祥的象征,赋予它“吉祥鸟”的称呼。据统计,一只喜鹊一年可以消灭森林害虫15000只,可以保护0.2公顷的树林免受虫害。每年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,也给喜鹊增添不少好感。不仅报喜除害虫,还有成人之美,怪不得人们这么喜欢喜鹊呢。

如今爱鸟护鸟,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。看着越来越多的鸟巢和喜鹊窠在身边的树木上“登上高枝”,体现的不仅是人们对喜鹊等鸟类的尊重,也是对生物生命的敬畏,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奏出的和美乐章。